



澡堂大爷竟成垂类图书分销的无冕之王

“电影我不懂，但我懂电影人需要什么书，多偏门我都找得到。”在时叔11平方米的住所里，一张床，两个书柜，随处可见的是各式电影类的杂志、报刊和丛书。不少与影视行业结缘的人们，都已对这样一位既不扛“大炮”，也不穿梭于剧组的“编外人员”耳熟能详。

时叔是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电”)的澡堂大爷，平时的工作就是给学生寄存衣物，兴致来了，还会搬上小椅子，和来来往往的同学们唠上好一阵。谈起时叔，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奇人：“大爷挺活泼的，时不时碰到跟他瞎闹、赖着不走的学生，他当场就拿着水管开始‘反击’。”

出人意料的是，在大爷还不是澡堂大爷前，在北京电影学院北侧健安西路上的报亭里卖了十多年书，是多家出版社电影垂类书品的重要分销商。时叔本名时圣运，山东单县人。2006年，时圣运放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只身来北京打拼，“当时我在黄寺大街的蜀国演义酒楼当保安，因为喜欢看报，经常在店门口那家报亭转悠。”据时叔说，那会儿正是报亭的鼎盛时期，《北京晚报》一天可以卖出一百多份。“后来经熟人介绍，我自己就开了一家，没成想啊，这一开，就是16年……”

那些年，不论是北电的考生、老师，还是电影从业者，都能在时叔的一亩三分地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品。“早些年，电商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为了一本《电影艺术词典》，我走遍了成渝两地的知名书店，跑遍了北京高校的各大巷道，搜遍了各大网站，都没找着，最后居然在时叔的报亭买到了。拿到书时的情与景，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四川传媒学院的冯伟老师说道，“和时叔认识多年，他手里始终有业界图书的一手消息。”同时，许多报考北电的考生表示，得益于时叔的备考清单，才拿到梦校的录取通知书，“每年我都会列一个备考清单，考研的、考证的学生都可以在里面帮着找他们需要的备考资料和信息。”

为了扩大电影书品和行业资讯的传播力度，时叔早就掌握了新零售的全渠道思维，与时俱进地相邀好友开设了公众号。



A

突破信息茧房的报亭

早些年，图书电商渠道不像现在，大多还是由传统出版发行机构开设运营，渠道主阵地还是集中于实体发行。苦于信息茧房，像电影这样小众垂类的书籍，相较于文学、社科等其他大类书品而言，读者的购买途径寥寥无几。

“报亭位置离北电很近，我的顾客很多都是北电的考生、学生、老师还有电影的从业人员。”时叔说道，“这类书籍的确专业性太强了，书店要不是没有，要不是种类或数量太少。”刚开店那会儿，对于无参学历、无从业经验、无专人引导的时叔而言，别说挑书了，就连电影他都不大看，“当时就是用笨办法嘛，每来一个客人，我都会记下来他要的书名，没有我就去找。”

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当年电影》《电影艺术》《世界电影》《看电影》……再到“后浪电影学院”丛书，这长长的书单，都是时叔卖书时，一个一个问出来的。“每本书上不都会标明出版社吗？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出版社，学生们要什么，我就进什么。”他拿着《世界电影》侃着：“这本刊真是卖的好。我记得有一次进了300本，没多久就被扫空了。”

从业多年，因为客户群体体量之大，品类之集中，时叔早已成为各大出版社电影品类分销渠道的无冕之王。据后浪电影图书营销编辑介绍，曾经《把悲伤留给电影》一书作者陈德森导演在北电做新书分享会，也邀请了时叔到现场参加。除此之外，清华大学出版社也给时叔递出了人文类图书推广达人的邀请函。

此外，时叔还有一群独特的客户群体

——北电的考生，“每年秋天啊，大家考研的考研，考级的考级，他们需要的资料又是不一样的。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根据不同的考试给他们梳理需要的参考资料，然后去进货。”时叔感慨，“十几年前常来我这里买书的学生，现在都开公司赚钱了。之前还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老师当年就是在我这里买到了《艺术概论》考上了北电的研究生……”提到学生们一个又一个的喜讯时，时叔眼里泛着光，骄傲又欣慰：“我受教育程度不高，每当有同学跟我说他们在我这里买到了实用的书后考取了心仪的学校，我都特别开心，为他们开心的同时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报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不少“腕儿”也会时不时出现在时叔的摊位前……导演田壮壮的母亲——于蓝老师，这位被评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的表演艺术家、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经多次光顾时叔的报亭。“我卖过于蓝老师的书——《革命家庭》，她看到挺开心的，还跟我聊起她当年到莫斯科领电影奖的事情。”时叔回忆道，“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鸦片战争》的编剧——倪震老师，他在我这里买了不少电影杂志和书籍呢……”对这些不期而遇，时叔如数家珍。

到2022年，时叔还是选择关闭了陪伴大家16年的报亭。“这些年呀，网络发展速度太快了，大家买书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冯伟老师说道，“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时叔本身早已成为了北电的一个情怀，这是永远取代不了的。”

B

换个形式陪伴

从业多年，时叔对于书业早已深谙其道。报亭关停了后，时叔也没闲着，从线下转战线上，他只是换了个形式，继续谱写和北电的故事。

关店后，库存里积攒了相当一部分没有卖完的书籍，但时叔丝毫不操心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电影品类的书目不会过时，甚至越老越吃香。

“其实每届学生需要的书品重复性很高，今年卖不完，以后可以接着卖，总会有人需要的。”与此同时，时叔还会时刻关注新书发布的动向，继续在朋友圈给有需要的人提供购买链接。时叔的朋友圈已然变成了线上报亭的“书架”，他打趣着说：“打理报亭这些年，我每天一清早就要赶到店面整理书架，准备工作都要一个小时，现在就动动手指头，倒是省时省力了许多。”有趣的是，一有新的图书上市，时叔还是会和早年间一样，背上他的书包、骑着自行车，去各个出版社每样进个三五本，背包里放一些、车篮里再放一些。“我担心他们要的着急，以防万一觉得还是备着点好。”时叔笑着说，“你看我就是这样一点点背回来的，我都这样提了10年了，再提个几年也无妨。”

在卖书的同时，时叔也不忘继续给同学和老师提供最新的行业资讯。“北影报亭”是时叔开设的公众号，他介绍道：“自打

2018年建立起这个公众号后，很多人加我微信，到现在好友列表里已经积累了上万名用户了。”公众号里的考研信息、每周定时定点的行业资讯推送以及时叔的书单朋友圈，完全从另一个维度复刻了之前实体报亭的经营模式。“很感谢冯老师和秋香。”时叔说道，“冯老师帮我写的考研信息汇总，每周的行业资讯都是秋香在推进。”而这些都是无偿的。“以前时叔开报亭的时候，我经常去转转。时叔的报亭是有人情味儿的。”秋香说道，“他经常会力所能及地帮助来来往往的学生，我也是受他恩惠的其中一个。只要是大家需要的书，哪怕只有一本，时叔都会尽力去问，尽力去找。”据她描述，在卖书之余，时叔还建立了一些群，里面大多是北电的老师、同学，也不乏影视圈的知名从业者，“有时候啊，学生眼巴巴地想和哪位老师取取经又找不到门路，时叔就会把他们拉进有那些老师在的群，不上书，直接上作者了。”秋香笑着说道。在她看来，帮时叔经营公众号也是想通过她力所能及的方式，让时叔从前报亭的那份烟火气，继续传承下去。

电影学院外，阳光宁谧流散，时叔送完几位过来问询书目的同学后又归于熙攘人海。我们知道，时叔的报亭一直都在。

据《出版人》杂志